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桑乾河上

丁玲著

新華書店印行

桑乾河上

丁玲著

桑乾河上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編著者

中國人民文化出版社

署者丁玲

出版者新華書店

發行者新華書店

有版權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寫在前邊

我想簡單的說明一下，我怎樣寫這本小說的，或者對於讀者有些幫助。

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參加了懷來土改工作團，後來我又轉到了涿鹿縣，九月底就匆促的回到了阜平。這一段工作沒有機會很好總結。但住在阜平，我沒有什麼別的工作。同時又覺得還有些人物縈迴在腦際，於是就計劃動筆寫這本小說，我當時的希望很小，祇想把這個階段的土改工作的過程寫出來，同時還像一個村子，有那末一羣活動的人，人物不要太概念化就行了。原計劃分三個階段寫，第一是鬭爭，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參軍。寫的當中得到了些桑乾河那邊護地隊的材料，是很生動的材料，護地隊的領導人，就是小說中的縣宣傳部長章品同志，那一帶地方我又走過好些，因此就幻想再回到那裏去，好接着寫第二部，因此我在寫的當中，常常想留些伏筆。文章寫了一半，已經到了一九四七年土地覆查的時候，我自己動搖了，我想下去再多經驗些群眾鬭

爭，來補我生活和小說中的不夠。於是我擱下了文章，跟着去冀中行唐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阜平，我明白那些生活對我全是有用的。但對這本小書實際材料不多，我便又繼續寫下去，我寫了三個半月，送走了整個夏天，我用了較大的力量寫了第一階段。開闢這一部份，剛想寫分土地第二部份，中國土地法大綱頒佈了，便參加了土地會議，對繼續寫下去又發生動搖，我決心先下去參加平分土地工作，我到獲鹿的一個村子工作四個多月，今年四月底才回到聯大來，我原來的計劃因為參加了這次工作有些變更了。我覺得原定的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都沒有什麼寫的必要，因為前年的那次分地和參軍，都實在是很不澈底，粗枝大葉，馬馬虎虎了事的，固然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但那些工作風實不足為法，考慮再四，決定壓縮，而別的比較新的材料也無法堆砌上來，只好另訂計劃。因此後邊便沒有把問題發展開去，加上國際婦女會召開在即，行期匆促，就更促成了我的草率，如果將來有空，當再加以修改，現在就只好請讀者原諒了。

一九四八、六、十五、

於正定聯大

天氣熱得厲害，從八里橋走到洋河邊不過十二三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濕透了。但牠是胡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漿的車道上還是有勁的走着。掛在西邊的太陽，從路旁的柳樹叢裏射過來，仍是火燙燙的，被車輪濺到車子上來的泥漿水，打在光腿上也是暖融融的。車子好不容易才從像水溝的路上走到乾處。不斷吆喝着白鼻的顧老漢，這時才鬆了口氣。他坐正了一下自己，打屁股後邊掏出烟荷包來。

『爹！前天那場雨好大！你看這路真難走，就像條泥河。』他的女兒抱着小外甥坐在他右邊，她靠後了一點，穿一件新的白底藍花的洋布衣，頭髮剪過了，齊齊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邊的髮向上梳着，攏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興的眼光，正眺望着四週，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難逢到的好運氣。

「嗯，快過河了，洋河水漲了，你坐穩些！」老漢嘆、嘆、嘆的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這樣的難走啊！

兩個車輪幾乎全部埋在水裏，白鼻也祇剩一個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掙扎，大姑娘抱緊了孩子，攔住車欄，水從車後邊濺到前邊來。老頭用鞭子在牲口的兩邊梘，「呵、呵、呵、呵、」隨着車的搖擺而吼着。車前邊的一片水，被太陽照着，跳躍着刺目的銀波，老頭子看不清車路，汗流在他打皺的臉上，車陷下去了，又拉出來了，車顛得很厲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來，緩緩地用四個蹄子在淺水處踏着。車又走到河灘的路上了，一陣風吹來，好涼快呵！

路兩旁和洋河北岸一樣，稻穗穗密密的擠着。穀子又肥又高，都齊人肩頭了。高粱遮斷了一切，葉子就和玉莢的葉子一樣寬。泥土又濕又黑。從那些莊稼叢裏，蒸發出一種氣味。走過了這片地，又到了菜園地裏了，水渠在菜園外邊流着，地裏是行列整齊的一畦深綠又一畦淺綠。顧老漢每次走過這一帶就說不出的羨慕，怎麼自己也有這末一片好地呢？他對於土地的慾望，是無盡止的，他忍不住向他女兒說：「在新保安數你們八里橋一帶的地土好；在咱涿鹿縣就只有這六區算到家的了。你看這土多熟，三年就是一班稻，一年收的比兩年還多呢。」

「種稻子收成是大些，就是費工，一兩夜換一次水，操心的厲害，他爺爺還說咱暖水屯菓木

地好，聽別人說今年是個大年，一畝地頂十畝地呢。」大姑娘想起娘家的菓木園，想起滿樹紅丹丹的菓子，想起了在菓園裏燒着的蒿草堆，想起了往年在菓樹園裏下菓子，把菓子堆成小山，又裝入筐子馱去賣的情形，這都是多麼有趣的事呵！但她也想起了菓園裏壓折了的一棵梨樹，她皺着眉，問道：

『錢二叔的那棵柳樹鋸掉沒有？』

老頭子沒有答應，只搖了一搖頭。她的聲音便很粗魯的說道：『哼！還是親戚！你就不知道找村幹部評評，村幹部管不了，還有區上呢。』

『咱不同他爭那些，一棵樹窮不到那裏去，別地方多受點苦，也就頂下了。莫說只壓折了一半，今年還結了不少的梨呢。唉，』前年春天顧老漢的兒子顧順挖水渠的時候，稍稍動了一下錢文貴的長在渠邊的一棵柳樹，後來括大風，柳樹便倒下來，橫到渠這邊，壓在顧家的梨樹上，梨樹壓折了半邊，錢文貴要顧順賠樹，還不讓別人動他的樹。依顧順要同他論理，問他爲什麼不培植自己的樹？可是老頭子不准，全村的人也明白都看着那棵梨樹一年年死下去，都覺得可惜，可是誰也只悄悄的議論，不肯管這件閑事。

老頭子這時又轉過臉來，用他一年四季從早到晚都是水漬漬的眼睛瞅着他女兒，半天才措了

一下眼睛，又回過身去，自言自語的說道：『年青人不懂世道！』

於是他又把全力注意在前面的騾子去了。車子已經繞過白槐莊，桑乾河又擺在前邊了。太陽已在向西山沉落，從路兩邊的莊稼叢裏，飛出成團的蚊子圍在人的四週。小外孫被咬得哭了，媽媽一邊用手帕揮打，一邊就指着河對面山根下的樹叢哄着孩子說：『快到了，快到了，你看，那裏全是菓木樹，樹上結滿了紅菓菓，綠菓菓，咱們去摘菓菓，摘下來全給咱們小百子，呵！呵！呵！』

車又在河裏顛跛着。桑乾河流到這裏已經是下游了，再流下去十五里，到合莊，就和洋河會合；桑乾河從山西流入察南，滋養豐饒了察南，而這下游地帶是更爲富庶了的。

可是顧老漢這時只注意着白鼻，並且欣賞着牠，心裏讚嘆着這牲口和這裝置了膠皮車輪的車，要不是胡泰的這膠皮骨碌車子，今天要走那一段泥路和過兩趟河是不容易的呵！

他們的車又走上河灘。到了地裏的時候，還留在莊稼地鋤草的人，都好奇的望着這車子和坐在車子上的人，心裏嘀咕着：『這老頭子又買了車麼，莊稼還沒收呢，那裏來的錢？』可是他們沒有時間多想，在漸漸黑了下來的地裏，又彎下腰仔細的去鋤着草。

地勢慢慢的高上去，車緩緩的走過高粱地，走過秫子地，走過蘿地，走過綠豆地，走到菜園

地帶了。兩邊都是密密的樹林，短的土牆圍在外邊，有些樹枝伸出了短牆，菓子顏色大半還是青的，間或有幾個染了一些誘人的紅色。聽得見園子裏有人說話的聲音，人們都喜歡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一天比一天熟了的菓實。車子走過了這菓園地帶，轉到了街上。許多人都蹲在小學校的大門外，戲台上空空的，牆這邊也坐了一羣人，合作社窗戶外也靠得有幾個，他們時時和窗裏邊的人談話，又瞭望着街頭。膠皮車也驚動了這些正在閒談的人，有人就跑攏來，有人就大聲問：『甚麼地方套了這末一輛車來？看這頭好騾子。』

顧老漢含糊的答應着，他急急的跳下車，拉着牲口籠頭，趕忙蹣過這十字街口，向自己家裏走去，大姑娘要招呼幾個熟人也來不及，車陡的轉了彎。她便也感到有些話想向什麼人說說，却又很難說。

打十四歲就跟着哥哥來到了暖水屯，顧湧那時是個攔羊的孩子，哥哥替人攬長工。兄弟倆受了四十八年的苦，把血汗灑在荒瘠的土地上，把希望放在那上面，一年一年的過去，他們經過了一個朝代又一個朝代，被殘酷的歷史剝蝕着，但他們由於不氣餒的勤苦，慢慢地有了些土地，而且在土地上抬起頭來了，因為家屬的繁殖，不得不貪婪地去佔有土地，也更由於勞動力多，全家十六口人，無分男女老幼，都要到地裏去，可以征服土地，於是土地的面積，一天天推廣，一直到不能不僱上很多短工，於是窮下來的人把紅契送到他家裏去，地主家的敗家子在一場賭博之後也要把紅契送給他，他先用一張紙包契約，後來換了塊布，再後來就做了一個小木匣子。他又買了地主李子俊的房子，有兩個大院，誰都說這末多年來就他們家有風水，人財兩發。

他的第三個兒子顧順，更有了進學校的福氣，拿回過一張初級小學畢業文憑，他能寫能算，也好勞動，是一個誠實的青年，在村子上也參加些活動，他是青聯會的副主任。這主任只要不太妨碍他的生產，他父親並不反對。

他的大女兒嫁到八里橋胡泰家。胡泰家裏很不錯，這兩年又置了車，又有了磨坊。八里橋在鐵路線上，他們家又做運銷生意，婦女們便不須要到地裏去，慢慢還有點繁華，愛穿點洋貨，頭髮也模仿了些日本式樣，大姑娘已經廿八九了。二姑娘嫁給本村錢文貴的小兒子錢義，錢文貴是本村數一數二的有名人物，他托人來問聘，顧湧心裏嫌他們不是正經莊稼主，不情願，可是又怕得罪他，祇好答應了。女兒嫁了過去，常常回到娘面前哭哭啼啼，但生活上總算比在娘家還好，他們家裏的婦女，也是不怎麼勞動，他們家裏就沒有種什麼地，他們是靠租子生活，主要的還是靠錢文貴能活動。所以錢家不過六七十畝地，日子却過得比一般人都要舒服。都有排場。

去年秋天村幹部把顧湧的兒子動員去當兵了，他心裏想，日本人投降了，當兵也不會長久，誤點工也誤得起。家裏這兩年總算還寬裕，三個兒子嘛，好，叫去就去，他什麼也沒有要。兒子去了就駐在涿鹿縣城，常有信來，祇要是不打仗就不要緊，過一時再說吧。今年春上錢文貴也把兒子送走了。錢義是自願當兵，他的女兒不願意，他也沒什麼好說，都說這是光榮的事，人家做父親的錢文貴還喜歡着呢。錢文貴說他就擁護八路軍，看着共產黨就對勁，那末，他這作丈人的就更犯不上幫着女兒拉後腿。錢文貴還勸他說：『送去當兵好，如今世界不同了，有了咱們的人在八路軍，什麼也好說話。你知道麼，咱們就叫着個「抗屬」。』

自從胡泰的膠皮車光臨了暖水屯之後，暖水屯的人便添了話題。暖水屯地勢靠山，不是交通要道，所以這裏附近幾個村子都沒有這樣漂亮的大車。從前李子俊家裏也祇有鐵輪大車，前年江世榮買了他那部車，今年合作社又買了李英俊的一輛舊車。如今怎麼顧二伯弄了這末部好車回來？有些好奇的人便去打聽，原來這之中並沒有什麼希奇，祇是因爲八里橋的胡泰生了病，他趕不了車，車攔着沒用，就讓他親家借回來使用幾天。顧湧果然第二天便到下花園裝煤去了，第三天又去，大家也就相信了他，不再追問了。村子上祇有一個人不信他這話，這人便是錢文貴。錢文貴家裏本也是莊戶人家。但近年來村子上的人都似乎不大明白錢文貴的出身了，雖說種二畝菜園地的錢文富同大家都很熟識，大家都記得他就是那個錢廣庚老漢的兒子，說起來也知道他和錢文貴是親兄弟，可是錢文貴總好像是個天外飛來的富戶，他不像莊稼人。他雖然只在私塾讀過兩年書，就像一個斯文人。說話辦事都有心眼。他從小就愛跑碼頭，去過張家口，不知道是那一年還上過北京，穿了一件皮大氅回來，帶一頂皮帽子。人沒三十歲就蓄了一撮撮鬚髭。連保長們他

都認識，稱兄道弟，後來連縣裏的人他也認識，等到日本人來了，他又跟上層有關係，不知怎麼搞的，連暖水屯的人誰該做由長，誰該出錢、出伙，都得聽他的話。他不做官，也不做鄉長、甲長，也不做買賣，可是人都得恭維他，給他送東西，送錢。大家都說他是一個搖鵝毛扇的，是一個唱傀儡戲的提線線的人。他就有這末一份勢力，他們家過的生活就簡直跟城裏人一樣，斷不了的酒呀，香片茶呀，常吃的是白麵大米，一年就見不到高粱玉菱窩窩，一家人都穿得很特新。如今日本鬼子跑了，八路軍來了，成了共產黨的世界，四處都清算復仇，去年暖水屯就鬪爭了許有武，許有武曾經做過大鄉長，他逃到了北京，家裏人也去了張家口，村子上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今年春上又鬪爭了侯殿魁，侯殿魁賠了一百石小米。可是錢文貴呢，他坐在家裏啥事也不幹，抽抽烟搖搖扇子，兒子變成了八路軍，又找了個做村治安員做女婿，村幹部有的是他的朋友，誰敢碰他一根毛？村子上的人遇見了他，陪上笑說：『錢二叔，吃啦嗎？』遇不着最好，都躲着他些，怕他看不順眼，在什麼看不見的地方就來害人。他害人可便當，不拘在那裏說幾句話，你吃了虧還不知道就是他的過。老百姓背地裏都說他是一個『尖』，而且是村子上八大尖裏面的第一個尖。

聽見別人說顧湧借了胡泰的車子，他心裏好笑；你顧老二是個老實頭兒嘛，也學着扯什麼

謊？要真是胡泰病倒了，還能放他媳婦回娘家？不是已經到了收蒜的日子嗎？胡泰今年至少也能種上四五畝蒜，他們八里橋今年正是種菜的年頭，光靠他們自己家裏的女人編蒜，都編不過來咧，這裏面一定有講究。錢文貴既然發現了，他就一定要知道，他喜歡打聽。要是有些事情瞞着他，而他一時又鬧不清楚，他是不舒服的。他就開始去偵查這件大家都信以為真的事。

在吃早飯的時候，他注意的望着他媳婦，這顧家二姑娘忙着把飯菜端到他炕桌上，回頭就走了。她很怕她公公，這時公公却問道：『你回家去來麼？』

『沒有。』二姑娘站住了。用懷疑的眼睛望着公公。二姑娘有一副很端莊的面貌。

公公又看了那黑油油的頭髮一眼，接着說：『你姐姐回來了。』

『昨晚跟你爹回來的。有人說穿得花花綠綠的，八里橋到底是大村莊，那裏的娘們都講究個穿。』快五十歲了的婆婆已經落了兩三顆牙齒，還梳上一個假髻，老簪上一朵鮮花在上邊，這時剛拿上碗筷也插嘴了。

公公的眼光已經落到個姑娘的手上，手腕上套了一副銀鐲子，粗糙的手在這種咄咄逼人的掃射下，很拘束，她捲着衫角，雪白的洋布短衫便把那黑紅色的手蓋住了。她看見公公端上了酒杯，便又打算走出去，這時公公却又說了：『吃過飯回家去看看吧，問問你姐姐她們那裏的收成